

清
宮
藏
照
揭
秘



书 海 出 版 社

清宫藏照揭秘

作者 江莱茵

图片翻摄 林 京

书海出版社

[晋]新登字7号

清宫藏照揭秘

汪莱茵

书海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太谷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字数:10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50-134-3

G·108 定价:14.00元

序

来新夏

摄影技术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而出现，而且不过二十几年就在古老的中国被使用。它的出现与使用不仅对文化积累是一大贡献；也是对历史的考信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像片继千数百年依靠文献、实物作为史据之后，又为历史的探求开辟了新的形象史源。同时，在各种撰述中配置像片，使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较之以往仅靠手绘图像更为真切，更足征信。它使中国左图右史的优良传统发展到更高的层次。

摄影术传入中国，首先出现于宫廷，尽管当时有种种怪异的想法和说法，但抵制力并不太大。因为从目前发现的最早一张照片乃是清醇亲王奕譞在摄影术发明后的24年所摄；即使顽固守旧如慈禧也不视为奇技淫巧而加以绝对地排斥，而且颇好此道，留下了不少遗照。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技巧确实有存真驻颜之妙，不由得使人因其新鲜感而加以钟爱。从而使这

一技巧不断地扩展：从宫廷到民间，从人物到器物，都依靠它来留真传后。中国近代的博物馆为之增加了度藏，近代问世的若干著述也借此而添插像片，显露光彩。这是文献积存与利用的一大进步。但它却向人们提出了新的课题，那就是收藏时，由于认识不足或者一时疏忽，没有及时经专家确认而作出文字记录，时过境迁，虽有珍贵的形象史料，但因无法辨认而不得不忍痛割爱。

近十几年来，我由于撰写和编纂了一些书，总想在书内配置若干帧像片以增添形象感，加强可信度。承收藏单位的慷慨，容我从大量的藏品中拣选可意的像片，结果有些往往由于对人物辨认不清，无法写文字说明而不得不放弃，如一张辛亥革命时期有历史意义的群照，除孙中山、黄兴等屈指可数的儿人外，其他人物均因无法指认而舍弃。北洋时期的像片也复如此，前两年几位友人编写一部《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卷首刊出总统7人、总理29人，共北洋人物36人，其中有些人得之较易，有些则搜求甚难。既搜求全备，而辨认又颇费周折，如贾德耀、杜锡珪等为人所不熟悉均需辗转经亲属戚友认真确认。是书问世后，由于北洋时期总统总理形文具备而形成一大特色。因此，每当我惋惜某一像片难以采登之余，常常联想到似乎应在文献积累、研究与利用上增辟一门像片辨认学，把数以万计的珍贵形象文献一一辨认确切，写成文字记录，既可备展示给人以直观教育与启示，又可备学者据以论证或考察。同时，对新像片的采集与入藏也应及时确认存档。这样，像片这一形象文献将发挥不逊于文字记载与实物遗迹的考信作用。可能由于像片辨认学这一名称不够确切和典雅，虽经建

议，也未能如响斯应，得到支持，所以只能默祷能有一位既有机会接触大量像片，又有才智足能辨认考订，取得一定实效来支持我的想法。不意这一意念却被汪莱茵女士捷足先登，开创了对历史像片的探讨与研究，并撰成《清宫藏照揭秘》专著问世。

莱茵是我早期的学生，潜心清宫史的研究，历有年所，学术造诣与时俱进，我还经常从她那儿汲取知识，彼此已是一种师友之间的关系。她自嘲为“学问傻子”。这不是傻子的傻话，恰恰是聪明人的真话。不仅学问，天下万事都需要傻子。如果没有傻子的傻劲，要想干点成绩是不易的，也是飘浮的。莱茵在故宫去年默默无闻地从事陈列展览工作，后来又在《紫禁城》为人作嫁；但她并不是枯坐终日，例行公事。她善于利用优势，肯于下苦功，近年已连续出版了两本清宫史的著述。她都不弃老朽，专函邀我作序。我既眷念师弟情意，又确实佩服她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都应命而作。这次她又把新作《清宫藏照揭秘》全稿寄来，并附有情真意挚的信函，再一次邀我作序。我非常高兴，既赞赏莱茵的用功，又庆幸自己以望七之年居然又在莱茵的著述中获得“三连冠”的荣耀。欣慰之余，立即展读。近年，我的夜读习惯已有所改变，总是节制在不过午夜；但莱茵这本10余万字的著述却使我破例用3个夜功，读到二三点钟，并在读竟的凌晨即捉笔写序。这篇序写得很拙劣，但莱茵应该接受我的真心诚意。

莱茵这本《清宫藏照揭秘》不仅实现了我的理想，也给某些入宝山空手而归者以启示。虽然全书篇幅不大，但确为研究心得。其涉及范围既有人物，又有器物；其论述考辨，既据文

献，复采口碑，于研究清宫史及其他学科实有裨益。其记 1863 年奕譞的第一张像片为迄今所知最早的像片，距世间所传慈禧像片提早 40 年，为中国摄影史上推近半世纪。其记溥仪与泰戈尔、英王子及庄士敦诸人合影可见当时中外之交往。其记宫廷园林背景可备古建筑研究与复原以及旅游资源之开发提供可靠的依据。其记宫廷取暖与卫生设备既可见宫廷生活的享受与奢靡，又可为探索清宫建筑价值的凭证。他如宫闱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往来等不一而足。手此一编，不仅可知若干轶闻逸事，又可破谜解惑。

最近莱茵又将远涉重洋去探奇访珍，希望能着意搜求流散域外的像片以补缺参错，再有《海外散照揭秘》之作。宫史为历史的一部分，前此多以其关涉统治阶级生活而有所漠视，孰知彼时之运筹决策多出其中，固不得弃而不顾。莱茵颇具史才，又有接触藏品的条件，前此诸作，无异铺垫。若能再以十年一剑熔铸之功，成《清宫史》之作，不啻为史坛增一异卉。设莱茵再有所请，80 老翁当掀髯大笑，泚笔以待。莱茵其勉旃！

1991 年 3 月上浣

作于南开大学邃谷

目 录

清宫秘藏最早的照片	(1)
妙高峰主人像	(4)
昆仲联床图	(8)
奕譞五十寿辰照	(12)
慈禧的妹妹	(15)
慈禧画像模范小幅的发现	(18)
慈禧爱照相	(28)
慈禧对镜插花	(31)
慈禧大法船	(35)
光绪皇帝的爱情生活	(39)
端康水晶宫观鱼	(44)
载沣婚后合家欢	(50)
溥仪和泰戈尔	(54)
溥仪与英国王子合影	(63)
溥仪与润麒	(68)
溥仪赠庄士敦折扇	(72)
宣统帝行乐照和玉壶冰	(75)
和溥仪照相的是谁	(79)
紫禁城内理发师和溥仪亲自剪辫	(85)

婉容吸食鸦片之谜	(93)
文绣候选照	(98)
文绣爱读书	(103)
张学良在故宫	(109)
紫禁城内的太监	(114)
珍贵的历史形象资料	(121)
延春阁	(124)
“洪宪帝”的绣花草包宝座	(133)
昔日紫禁城取暖入厕的奥秘	(138)
清代宫廷避暑轶闻	(148)
清代皇位继承的故事	(156)
康熙帝宫廷生活二三事	(175)
康熙、乾隆皇帝爱骑射	(183)
关于《香妃戎装像》	(191)
和孝公主——乾隆帝的掌上明珠	(195)
粉侯辱御史	(200)
清宫钟表在日本	(204)
后记	(207)

清宫秘藏最早的照片

紫禁城内的清代皇帝和后妃们，开始接受现代摄影技术，始于1903年，即从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照相算起。然而，故宫博物院珍藏有127年前拍摄的亲王旧影，比慈禧照相早了整整40年即几乎半个世纪，那就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奕诤的照片。

奕诤是清代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帝继位封他为醇郡王；同治十一年，同治帝晋封他为醇亲王；光绪十六年（1890年）逝世，年51岁（虚龄），光绪帝谥曰“贤”，因此后人称之为醇贤亲王。

奕诤一生喜欢照相，醇王府雇有专职摄影师，那是广东人梁时泰，经常跟随在醇王左右，随时为奕诤摄影留念，因此奕诤身后留下了不少照片。摄影技术是随着通商的开放由西洋人传入的，早期的摄影师广东人不少。19世纪的北京，驻有不少欧洲外交官，在和清廷上层人物即王公贵族、朝廷命臣等来往过程中，传布和交流摄影技术。因此，当时的皇帝和皇宫内虽还未流行照相，怕被摄走了“魂”；而王爷们却早已冲破了这种愚昧意识，悄悄地爱上了这新奇的摄影，醇亲王奕诤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溥仪在宫内居住时，当他长大成人之

披面殘陽耀碎
 金炎光消盡覺
 涼侵莫言倥偬
 三軍事也得道
 遠一律吟碧草
 馬嘶欣脫轡青
 溪人坐乍開襟
 雲容紉縵隨風
 布念切湏然旱
 作霖

晚操後步至長河作

醇郡王自題



后，从醇王府将其祖父、父亲等许多照片，作为家珍移进宫内保存起来，这就是其中的一帧。

这张奕譞等3人合影像的上面，裱有奕譞亲笔题照七律一首：

波面残阳耀碎金，炎光消尽觉凉侵。

莫言倥偬三军事，也得逍遥一律吟。

碧草马嘶欣脱辔，青溪人坐乍开襟。

云容乱纒随风布，念切油然早作霖。

下书：“晚操后步至长河作”，“醇郡王自题”，再下盖有方印章二枚：“醇郡王”和“九思堂印”。

查该诗收录于《九思堂诗稿》卷四癸亥年（同治二年），由此可断定此照拍摄于1863年。摄影术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距今已有整整152周年了，奕譞的这张影像是在照相术发明后的24年拍下的，说明那时我们接受西方文明的速度并不慢，在中国人中间拍照肯定比之还要早。其时尚为醇郡王的奕譞，在朝廷担任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理神机营。可见该影像拍摄于奕譞管理神机营时的北京南苑军营，时年24岁（虚龄），这是迄今保存奕譞年轻时唯一的一张照片。奕譞身挂大腰刀，神采奕奕，年轻潇洒，风度翩翩，是典型的清代武官派头；左右是奕譞的两个贴身侍卫，分别肩扛火铳，手握长枪（实际是一种铁矛），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清朝禁卫军的风貌。这也是宫廷秘照中至今保存的最早的一幅照片，为研究我国军事史，为研究我国摄影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至为珍贵。

妙高峰主人像

妙高峰主人，即晚清光绪帝之生父醇亲王奕譞，字朴庵，又叫九思堂主人，又号退潜居士。原来，奕譞于同治七年（1868年）夏，因病在北京西郊鹫峰响塘庙避暑时，看到邻近的妙高峰风水极好，遂于是年九月十九日（11月3日）定为将来百年园寝之地。在妙高峰园寝区内有个美丽幽静的阳宅，乃是奕譞生前休养的花园别墅，名为“退潜”别墅，“退潜居士”则因此而名，他也因之自称“妙高峰主人”。

照片②拍摄于妙高峰别墅，照片的天头和左右两边均有奕譞墨笔题款：“妙高峰主人四十八岁相，梁时泰照”，“丁亥闰四月上浣照”，“随照太监左陈喜，右傅珠、蔡朵”。即此像照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浣亦即上旬，闰四月上旬为阳历5月下旬。照片上那3个小太监都还是青少年。清代的王府，也使用阉割的太监，和皇宫内使用太监的办法类同，主要是怕和王府福晋、格格等女眷们相处生出枝节丑闻。因此各王府使用太监数量仍相当多。

西山妙高峰别墅有五重院落四组建筑，屋宇后有园林，建金鱼池、假山等，园内植有桃、杏、海棠、核桃等各色果树。当地老乡誉之为“桃花源”。奕譞等4人站在盛开的芍药花丛



妙高峰主人

中摄下了这帧影像，每个人手中还采撷有大朵芍药鲜花。可见，当年别墅花园整治有序，花繁枝茂，极为红火兴旺。

奕譞百年后葬在这里，真是如愿以偿。这里还有一段历史故事呢。妙高峰醇亲王园寝的宝顶后面，原来有一棵大银杏树即白果树。据说慈禧太后对奕譞又拉又打又忌妒，她讨厌这棵

长得又高又大的古银杏树，她迷信地认为白果的“白”字和亲王的“王”字，不就正好组成了一个“皇”字吗！怪不得亲王家里出皇帝呢，光绪皇帝载湫是奕譞的亲生儿子。西太后怪园寝风水如此好，她忌恨亲王家道如此之发达，于是她下了一道锯斫白果树的命令，大树被斫断后还撒上了不少白灰，那意思是不许再萌生幼树。另一则故事说，醇王府邸所以有王气，是因为宅后园有古柏一棵，树干枝叶如伞，被荫达数亩，慈禧

2 妙高峰主人 48 岁像



曾亲往醇王府邸达至树下，徘徊瞻望良久。她回宫后想出了一个主意，借口宫内修殿无良材，欲索此树当中梁，终于奉命伐下大古柏。传说必竟是传说，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并非如传说附会的那样，恰恰在慈禧太后临终前，她又下令诏封第二代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继皇帝位。醇亲王府园寝虽一度荒芜不堪，乏人经营管理，但这张照片却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妙高峰别墅的繁荣景象。如今，醇亲王府园寝已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昆仲联床图

这是一幅 101 周年前的照片，是清代道光皇帝第六子恭忠亲王奕訢（右）和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左）兄弟俩的合影。

该照摄于光绪十五年五月二日（1889 年 5 月 31 日），照片上的款识尚能依稀辨出：右上侧是“恭邸郎润园主人五十八岁”11 字，左上侧为“醇邸蔚秀园主人五十岁”10 字。照片天头上方另裱有题款：右侧小字“己丑年夏月”，中间书大字“昆仲联床图”5 个，左侧小字“缪嘉玉谨题”5 字。缪嘉玉是缪素筠的胞兄，缪素筠则是慈禧太后从云南省请来的女画师，经常为慈禧代笔作画写字。缪嘉玉被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溥仪生父）请来当学馆先生即家庭教师，可见照片上方题款是后来第二代醇王时期写的。

无独有偶，溥仪的四弟、北京市政协委员溥任先生，至今仍珍藏着这张像的着色照片，虽已褪色，但两者显然系当时同一底片洗印出来的。和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同一照片所不同的是，照片的天头无缪嘉玉题的铭款，而裱衬在照片左右有兄弟俩当年亲笔题写的诗文，右边是奕訢写下的集句《次韵照像昆仲连床图》，并在每句七律下边都用小字注出所集句子的原作者：